

信是有缘

湘灵荻

65

信是有缘

湘灵著

国际图书(新)有限公司出版

All rights reserved. No part of this publication may be reproduced, stored in a retrieval system or transmitted in any form or by any means, electronic, mechanical, photocopying, recording or other information storage, without the prior permission of the publisher.

信是有缘

作者：湘灵

版权：©1987国际图书(新)有限公司

出版及发行：国际图书(新)有限公司

International Book (S) Pte Ltd

Blk 231, Bain Street #03-45/#03

Bras Basah Complex, Singapore 0718.

Tel: 3384140/3370999 (2 lines)

Telex: TM 3881 RS 24200 TMSR

封面设计：庄淑昭

版头设计：Y. M. Liu

印刷：金昌印务 Chin Chang Press

出版日期：1987年5月初版

版权所有·翻印必究

国际统一书号：ISBN 981-3090-03-0

订价：S\$ 4.00 M\$ 5.00 HK\$ 15.00

我的第一本书——代序

小时候的志愿颇多，却从未梦想过有一天自己的文章能够集成书的，所以当印务所的负责人将一本印刷精美的书交到我手上时，我望着那设计别致的封面，心中还是有份乍喜还惊，疑真疑幻的感觉。若不是几位朋友的再三鼓励与鼎力支持，我实在没有这个意念，也没有这份勇气将十余年来散见于报章杂志的剪稿整理出来，付梓面世。说来惭愧，我生性疏懒又胸无大志，闲时只爱赖在床上啃小说翻画报，偶尔心血来潮，兴之所至才会想到拿起笔杆来写写涂涂。我很有自知之明，从不敢存有文以载道的抱负，不过下笔时写心里的话，抒胸底之情，态度倒是相当审慎和挑剔的。想不到无心插柳，但日子有功，眼前也出现几丝柳枝摇曳，颇有赏心自观之乐。现在一番挑选，印行成册，拿在手中沉甸甸的，这份意外的收获，也实在叫人乐滋滋的，陶醉终日！

开始大量阅读课外读物是在小学五年级时，那时到新加坡已有两年，逐渐能够适应大都市和多元种族的社会，又从一间小学转读到另一间规模较大的学校来，我在里面的图书馆找到一个更崭新更辽阔的天地。其实以现在的标准来看，这所图书馆藏书不多，毫无系统，实在是属于小儿科的，但当时在一个来自中国南方小镇，知识贫乏的小女孩眼中，不啻是一座丰富的宝藏。于是我开始风扫落叶，囫圇吞枣式的阅读；从《安徒生童话集》、《三毛流浪记》、《爱的教育》一直看到张恨水的《啼笑姻缘》、《红楼梦》和《花月痕》，在一两年内几乎把里面的书摸遍，

当然大部分是在似懂非懂下看完或看不完的。后来一些报章开始刊载长篇武侠小说，我见父亲追得入迷，也拿来看看，不料一读之下，欲罢不能，成了最忠实的读者。梁羽生的《萍踪侠影录》叫我看得如醉如痴，金庸的《射雕英雄传》更是读来眉飞色舞，回味无穷，看闲书给予我最大的乐趣，也在这个时候赐予我一双讨厌的近视眼。

升上中学后，科目增加了，功课变得繁重，光是一科英文已叫我头痛，再加上国语（马来文）更成了我的致命伤，成绩册上总是染上一点红色，十分醒目。母亲对我的滥读开始干涉，我置若罔闻，依旧看得不亦乐乎。这时开始流行依达、郑慧、杨天成等人的小说，文字浅白，内容又有鲜明感，非常迎合一般中学生口味，两毛半钱薄薄的一本，一下子就看完了，我常常偷偷摸摸的挑灯夜读，曾经创下了一晚看十五本的辉煌记录，可惜这些流行小说带给我的好处不大，却害得我鼻梁上的眼镜年年要更换，越戴越厚。不过书看多了，写起文章来自然流畅些，也只有在分作文簿子时我特别紧张老师所给的分数和评语。

记得有一次，我的妹妹因扁桃腺发炎而要住院动手术，我用第一人称把这件事写在一篇作文里。老师分还簿子时，十分关切的问我是什么时候开刀的，伤口好了没有，我连忙解释“不是我”，好象犯了欺骗罪名，心中怪不好意思的，不过我开始明白了写作原来是真真假假，虚虚实实这回事。高中时期，琼瑶小说开始袭卷本地校园，她的文笔婉约秀丽，写少男少女的初恋情怀，如诗如梦，可歌可泣，试问有多少个女孩子能抗拒她笔下的魅力？我当然是其中一个狂热者。作文节时最喜欢老师出自由题，因为我可以任意发挥，畅所欲言。有一回我以《木偶》为题，内容叙述小时候在小镇上没什么玩具，年老的祖母用木块一刀一刀的，

耐心为我雕制出一个有头有脸的小木偶来，现在木偶依旧，可是祖母在故乡的墓木已拱，睹物思人，留给我无限的思念和惆怅。故事真假掺半，但文章里的环境我是熟悉的，那份感情更是真挚无伪，所以写来得心应手，不到两节就第一个交卷，老师改完其他作业，顺手翻开来批阅，我仿佛看见她用手绢在擦眼角，看完之后，马上当场夸奖几句，我不禁飘飘然的，好不得意。

那时由徐速先生主编的月刊《当代文艺》开始在本地发行。看了他写的征稿启事，我怦然心动，就去买了一本稿纸，抱着姑且一试的侥幸心里，把这篇《木偶》抄了寄到香港去。想不到几个月后就刊登了出来，徐速先生还在编后写了几句嘉许勉励的话，我惊喜交集，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我的文章居然白纸黑字的登载出来了。这可是我生平的第一回呢！这一期的月刊后来不知怎的丢失了，几年之后多亏一位好友的先生在淡水河的旧书摊上翻到我的这篇文章，买下来送了给我，否则这初试啼声的第一篇习作现在就无法重温再读了。

可能因为香港是我的诞生地，自有一份亲切感，也可能是徐速先生的美言，象一粒定心丸，给予我莫大的鼓舞和信心，所以那两三年间我的好几篇文稿都寄到香港《当代文艺》去，本地报章的副刊反而甚少发表。一直到几年后，才改变这种习惯，偶尔我的小说散文也出现在星洲、南洋两大日报的文艺副刊上。不过我不是一个勤于笔耕的人，又碍于个人的学识与人生经历的不足，因此我的作品不多，有一个时期还完全放下笔来。幸亏有几位深交挚友，在我消沉懒散时，不断在我背后鞭策鼓励我，否则我的文笔就要完全发涩生锈，再也写不出片言只字来了。

1982年2月，我的第一本书《增一根烛光》出版了，经过挑选的12篇文章，有文笔幼嫩的，也有心境苍凉的，可说是这

十余年间我的心路历程。一直以来，我都坚持一个原则，出现在我笔尖底下的，总是人间美好温热的一面，至于世界那丑诈恶毒的另一面，自有新闻记者去报导披露，我实在不想去另作文章，因此我的写作范围不广，仅仅限于环绕在我身边的人与事，我自问没这种能力，也没这份时间去发掘或凭空创作自己所不熟悉的题材。多年以来，我只是听其自然，在灵感莅临之际才想到摊开纸笔，我不曾积极追求过更高的境界，期望过有更大的突破。

尽管我人微言轻，写出来的东西见笑大方，我仍然希望《增一根烛光》过后，能余温不灭，还有机会继续点燃起第二根，甚至第三根，在烛光摇曳闪烁中，默默散发出些微的温热。

信是有缘

湘灵著

国际图书(新)有限公司出版

All rights reserved. No part of this publication may be reproduced, stored in a retrieval system or transmitted in any form or by any means, electronic, mechanical, photocopying, recording or other information storage, without the prior permission of the publisher.

信是有缘

作者：湘灵

版权：©1987国际图书(新)有限公司

出版及发行：国际图书(新)有限公司

International Book (S) Pte Ltd
Blk 231, Bain Street #03-45/#03-46
Bras Basah Complex, Singapore 0718.
Tel: 3384140/3380999 (2 lines)
Telex: TM 3881 RS 24200 TMSR

封面设计：庄淑昭

版头设计：Y. M. Liu

印刷：金昌印务 Chin Chang Press

出版日期：1987年5月初版

版权所有·翻印必究

国际统一书号：ISBN 981-3090-03-0

订价：S\$ 4.00 M\$ 5.00 HK\$ 15.00

目录



代序—我的第一本书···	5
牡丹不语·····	9
念到你们的名字·····	13
我拥有的·····	19
爱花人语·····	23
镜底日月长·····	29
赏心乐事谁家院·····	35
年轮内外·····	39
更爱我家邦·····	43
随意篇·····	47
后会已有期·····	53
我的世界多奇妙·····	59
药香·····	65

红头巾·····	69
你们并不寂寞·····	73
植树者·····	81
黑蝴蝶·····	89
他们的歌声·····	93
另一种书函·····	97
青山不老·····	105
这一天的日光·····	115
信是有缘·····	125
骗子·····	131
未终曲·····	139
给苏蒂珊·····	149



我的第一本书——代序

小时候的志愿颇多，却从未梦想过有一天自己的文章能够集成书的，所以当印务所的负责人将一本印刷精美的书交到我手上时，我望着那设计别致的封面，心中还是有份乍喜还惊，疑真疑幻的感觉。若不是几位朋友的再三鼓励与鼎力支持，我实在没有这个意念，也没有这份勇气将十余年来散见于报章杂志的剪稿整理出来，付梓面世。说来惭愧，我生性疏懒又胸无大志，闲时只爱赖在床上啃小说翻画报，偶尔心血来潮，兴之所至才会想到拿起笔杆来写写涂涂。我很有自知之明，从不敢存有文以载道的抱负，不过下笔时写心里的话，抒胸底之情，态度倒是相当审慎和挑剔的。想不到无心插柳，但日子有功，眼前也出现几丝柳枝摇曳，颇有赏心自观之乐。现在一番挑选，印行成册，拿在手中沉甸甸的，这份意外的收获，也实在叫人乐滋滋的，陶醉终日！

开始大量阅读课外读物是在小学五年级时，那时到新加坡已有两年，逐渐能够适应大都市和多元种族的社会，又从一间小学转读到另一间规模较大的学校来，我在里面的图书馆找到一个更崭新更辽阔的天地。其实以现在的标准来看，这所图书馆藏书不多，毫无系统，实在是属于小儿科的，但当时在一个来自中国南方小镇，知识贫乏的小女孩眼中，不啻是一座丰富的宝藏。于是我开始风扫落叶，囫圇吞枣式的阅读；从《安徒生童话集》、《三毛流浪记》、《爱的教育》一直看到张恨水的《啼笑姻缘》、《红楼梦》和《花月痕》，在一两年内几乎把里面的书摸遍，

当然大部分是在似懂非懂下看完或看不完的。后来一些报章开始刊载长篇武侠小说，我见父亲追得入迷，也拿来看看，不料一读之下，欲罢不能，成了最忠实的读者。梁羽生的《萍踪侠影录》叫我看得如醉如痴，金庸的《射雕英雄传》更是读来眉飞色舞，回味无穷，看闲书给予我最大的乐趣，也在这个时候赐予我一双讨厌的近视眼。

升上中学后，科目增加了，功课变得繁重，光是一科英文已叫我头痛，再加上国语（马来文）更成了我的致命伤，成绩册上总是染上一点红色，十分醒目。母亲对我的滥读开始干涉，我置若罔闻，依旧看得不亦乐乎。这时开始流行依达、郑慧、杨天成等人的小说，文字浅白，内容又有鲜明感，非常迎合一般中学生口味，两毛半钱薄薄的一本，一下子就看完了，我常常偷偷摸摸的挑灯夜读，曾经创下了一晚看十五本的辉煌记录，可惜这些流行小说带给我的好处不大，却害得我鼻梁上的眼镜年年要更换，越戴越厚。不过书看多了，写起文章来自然流畅些，也只有在分作文簿子时我特别紧张老师所给的分数和评语。

记得有一次，我的妹妹因扁桃腺发炎而要住院动手术，我用第一人称把这件事写在一篇作文里。老师分还簿子时，十分关切的问我是什么时候开刀的，伤口好了没有，我连忙解释“不是我”，好象犯了欺骗罪名，心中怪不好意思的，不过我开始明白了写作原来是真真假假，虚虚实实这回事。高中时期，琼瑶小说开始袭卷本地校园，她的文笔婉约秀丽，写少男少女的初恋情怀，如诗如梦，可歌可泣，试问有多少个女孩子能抗拒她笔下的魅力？我当然是其中一个狂热者。作文节时最喜欢老师出自由题，因为我可以任意发挥，畅所欲言。有一回我以《木偶》为题，内容叙述小时候在小镇上没什么玩具，年老的祖母用木块一刀一刀的，

耐心为我雕制出一个有头有脸的小木偶来，现在木偶依旧，可是祖母在故乡的墓木已拱，睹物思人，留给我无限的思念和惆怅。故事真假掺半，但文章里的环境我是熟悉的，那份感情更是真挚无伪，所以写来得心应手，不到两节就第一个交卷，老师改完其他作业，顺手翻开来批阅，我仿佛看见她用手绢在擦眼角，看完之后，马上当场夸奖几句，我不禁飘飘然的，好不得意。

那时由徐速先生主编的月刊《当代文艺》开始在本地发行。看了他写的征稿启事，我怦然心动，就去买了一本稿纸，抱着姑且一试的侥幸心里，把这篇《木偶》抄了寄到香港去。想不到几个月后就刊登了出来，徐速先生还在编后写了几句嘉许勉励的话，我惊喜交集，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我的文章居然白纸黑字的登载出来了。这可是我生平的第一回呢！这一期的月刊后来不知怎的丢失了，几年之后多亏一位好友的先生在淡水河的旧书摊上翻到我的这篇文章，买下来送了给我，否则这初试啼声的第一篇习作现在就无法重温再读了。

可能因为香港是我的诞生地，自有一份亲切感，也可能是徐速先生的美言，象一粒定心丸，给予我莫大的鼓舞和信心，所以那两三年间我的好几篇文稿都寄到香港《当代文艺》去，本地报章的副刊反而甚少发表。一直到几年后，才改变这种习惯，偶尔我的小说散文也出现在星洲、南洋两大日报的文艺副刊上。不过我不是一个勤于笔耕的人，又碍于个人的学识与人生经历的不足，因此我的作品不多，有一个时期还完全放下笔来。幸亏有几位深交挚友，在我消沉懒散时，不断在我背后鞭策鼓励我，否则我的文笔就要完全发涩生锈，再也写不出片言只字来了。

1982年2月，我的第一本书《增一根烛光》出版了，经过挑选的12篇文章，有文笔幼嫩的，也有心境苍凉的，可说是这

十余年间我的心路历程。一直以来，我都坚持一个原则，出现在我笔尖底下的，总是人间美好温热的一面，至于世界那丑诈恶毒的另一面，自有新闻记者去报导披露，我实在不想去另作文章，因此我的写作范围不广，仅仅限于环绕在我身边的人与事，我自问没这种能力，也没这份时间去发掘或凭空创作自己所不熟悉的题材。多年以来，我只是听其自然，在灵感莅临之际才想到摊开纸笔，我不曾积极追求过更高的境界，期望过有更大的突破。

尽管我人微言轻，写出来的东西见笑大方，我仍然希望《增一根烛光》过后，能余温不灭，还有机会继续点燃起第二根，甚至第三根，在烛光摇曳闪烁中，默默散发出些微的温热。



牡丹不语

今夜，灯下独对牡丹……